

La
Dernière
Classe

最后一课

Alphonse Daudet

(法) 阿尔丰斯·都德 著

陈晓洁 译



La Dernière Classe

最后一课



(法)阿尔丰斯·都德 / 著

陈晓洁 / 译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最后一课 / (法) 阿尔丰斯·都德著; 陈晓洁译.

— 北京: 中国华侨出版社, 2017.8

ISBN 978-7-5113-6945-1

I. ①最… II. ①阿… ②陈… III. ①短篇小说—小

说集—法国—近代 IV. ①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160813号

最后一课

著 者: (法) 阿尔丰斯·都德

译 者: 陈晓洁

出 版 人: 刘凤珍

责任编辑: 梦 彤

封面设计: 韩立强

插图绘制: 殷秀亮

文字编辑: 杨 君

美术编辑: 潘 松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89mm × 1194mm 1/32 印张: 8.5 字数: 400千字

印 刷: 北京华平博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8年1月第1版 2018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13-6945-1

定 价: 20.00元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26号通成达大厦3层 邮编: 100028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发 行 部: (010) 58815874 传 真: (010) 58815857

网 址: www.oveaschin.com E-mail: oveaschin@sina.com

如果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CONTENTS · 目录

磨坊文札

前言	3
安居	5
博凯尔的公共马车	9
科尔尼耶老板的秘密	14
赛甘先生的山羊	20
繁星	27
阿尔勒的姑娘	34
教皇的母骡	39
桑居奈尔的灯塔	49
“塞米特朗”号沉没记	55
海关水手	62
菊菊乡的神父	67
一对老年夫妇	74
散文诗两首	81
毕休的公文包	88
金脑人的故事	94
诗人米斯塔尔	98
三遍小弥撒	105
橘子	114

两家小客栈	118
蝗虫	123
神父的药酒	127
在卡玛尔克	137
思念	148

星期一故事集

最后一课	153
小间谍	158
一盘台球	165
母亲	170
柏林之围	176
糟糕的佐阿夫兵	184
贝利塞尔的普鲁士士兵	189
保卫达拉斯贡	194
渡船	202
旗手	207
阿尔萨斯！阿尔萨斯！	213
小馅饼	218
亚瑟	224
三次警告	229
最后一本书	234
剧目首演	238
镜子	241
房屋出售	244
教皇死了	249



磨坊文札







前言

邦佩里古斯特房产公证人奥诺哈·格拉巴兹先生出面，特公证以下事项：

“在场当事人加斯巴尔·米蒂菲奥先生，维威特·科尔尼耶之夫，原西卡里耶尔房产的所有者和居住者，在诸位的见证下将其名下该处房产售予来自巴黎的诗人阿尔封斯·都德先生，并当众承诺其本人已在做出经济和法律担保的前提下，偿还了与该房产相关的所有债务，该房产现无任何债务、权利转让和抵押问题。

“该房产为一座风力面粉磨坊，坐落在罗纳河谷，位于普罗旺斯中心，所处的山丘四周有繁茂的松树林和青翠的橡树林环绕。磨坊已废弃二十年有余，现已无法磨面，里面爬满了野葡萄藤、苔藓、迷迭香和缠在风车上的一堆叫不上名字的绿色藤蔓植物。

“尽管磨坊破旧如此，而且风车转轮也折损，砖缝里尽是荒草，都德先生仍表示他对这座可以激发他诗作灵感的磨坊十分满意，自愿将其买下，并承担一切风险，即使将来需要整修也绝不劳烦卖主。

“此次出售为房屋整体出售，售价由双方商定，诗人都德先生已将房屋款项如数交付房产事务所，米蒂菲奥先生亦已立即在公证人的见证

和签字下领取了该款项，另有收据为证。

“该笔交易在邦佩里古斯特房产事务所进行，由奥诺哈先生主持，短笛手法朗赛·玛玛依和加尔默罗会执事路易塞出席见证。

“以上人士连同买卖双方均已在合约上签字，并由公证人宣读生效……”



安居

大吃一惊的是兔子们……它们看到的一直是磨坊紧闭的大门还有爬满野草的墙壁和地面，久而久之便断定磨坊主一家已经绝迹，这里是特意为它们准备的大本营和军事指挥中心，这是兔子们的杰曼柏斯战役^①磨坊指挥中心……毫不夸张，我到这儿的那个晚上看到了不下二十只兔子正围坐成一圈，伸着爪子晒月亮……大门被“吱扭”一下推开条缝儿的刹那，这些值夜的哨兵们便“唰”的一声掀起雪白的屁股、翘着尾巴逃进了矮树林。真希望它们还能再回来。

看到我之后更为吃惊的是磨坊里资历最老的房客，一只阴森孤僻的猫头鹰。这个长着一副思想家面容的家伙已经在此定居二十余年。我发现它的时候，它正一动不动地站在磨坊顶层的轴承上。它瞪圆眼睛盯着我看了几秒钟，猛然发现不认识这个人，于是就一边“呜呜”惊叫，一边吃力地拍打满是尘土的翅膀，这群从不清洗羽毛的家伙们……算了吧！虽然这位房客有点脏，但它忽闪的大眼睛和沉着冷静的面庞还是蛮招人喜欢的，所以新主人，也就是我，毫不犹豫地决定和它续约了。从此，思想者可以继续合法占用磨坊顶层及附属天井，而新主人的房间则

^① 杰曼柏斯战役：1792年11月的杰曼柏斯战役，法军战胜奥地利军队，使得法国占领比利时。

位于磨坊底层一间像修道院食堂一样涂着白灰的穹顶小矮屋。

我在我的磨坊里给你们写信，敞开屋门，迎进了一片阳光。

日光透过松树林细密的针叶洒向山谷，叶尖的阳光像一颗颗闪耀的星星。地平线上，阿尔皮勒山正展示着它秀美的脊背。周围静极了，只有伸长耳朵才能勉强辨别出远处时断时续的牧笛声、骡铃声和杓橘鸟在薰衣草丛中的欢叫声。普罗旺斯的美景就是要有阳光的相伴才算地道。

朋友们啊，你们说我怎么可能会因为离开吵闹黑暗的巴黎而后悔呢？我在我的磨坊里是多么惬意！这里是我梦寐以求的桃源，它馥郁芬芳、热情爽朗，没有报纸新闻、没有出租马车、没有毒气雾霾……周围只有美好的事物！虽然才刚刚度过短短八天，但我的脑海里已经塞满了感触和回忆……这不，昨天我就目睹了牲畜群回归农场的壮观景象，那样的经历无论拿多少张巴黎的首演票我也舍不得换。不信你们听听。

普罗旺斯的农场有个惯例，那就是当夏天来临时，牧民们会把牲畜赶上阿尔皮勒山，人和牲畜一同以星空为庐，与牧草为伴，在山顶待



上五到六个月；当秋天的第一阵寒风吹来，牧民们便赶着牲畜返回山下的农场。此时，小山丘上的青草正肥、迷迭香花开得正旺，牛羊们可以继续悠闲地享用山下的盛宴……昨晚，恰巧就是牲畜归田之日。农场的栅栏门早就敞开了，羊圈里也已经铺满了新鲜的麦秸。家里人不停地念叨着：“现在应该到埃居里耶了，这会儿该到帕拉顿了。”临近傍晚时，突然传来一阵惊呼：“到了，到了！”可不，远处夕阳的余晖下闪着飞扬的尘土形成的光晕，牲畜群正踏着这光晕朝农场走来，整条路似乎都在随着它们移动……打头阵的是公羊，它们个个伸着犄角，野性十足；跟在后面的是绵羊群，带着羊羔的母羊们神情略显疲惫，小羊羔在母亲的脚下跌跌撞撞地朝前走；脖系红色绒球、肩扛箩筐的骡子们尽职尽责地背着摇篮里刚出生一天的羊崽儿；负责断后的是吐着长舌头大汗淋漓的牧羊犬和两个穿着橘红色大袍子、一脸淘气样儿的牧羊人，他们的袍子简直就是拖地的斗篷。

队伍欢快地接受着家里人的检阅，然后便一股脑儿地涌进农场的栅栏门，那噼里啪啦的脚步声犹如疾风骤雨一般……家里的守候者们别提多兴奋了。站在栖架上绿色和金色的两只胖孔雀认出了归来的“老友”，双双竖起头翎，唱起欢迎的凯歌。鸡舍里原本已经昏昏欲睡的家禽们瞬间清醒了，鸽子、鸭子、火鸡、珠鸡纷纷起床，棚里顿时叽喳成一片，大有聊个通宵之意……家里人说，是绵羊们把阿尔皮勒山上的野性味儿夹在毛里带了回来，鲜活的气息让整个农场都兴奋得手舞足蹈。

就这样，牲畜们热热闹闹地回到了自己的窝儿，还有什么能比回家更美的呢？老公羊们看到秣槽的刹那，心立刻变得柔软起来；在山上出生的小羊羔们是第一次回家，它们惊奇地打量着周围的一切。

最让人感动的是勇敢的牧羊犬，它们目不转睛地盯着牲畜群，一直在队伍后方忙来忙去。守家的同伴们跟它们打招呼它们也顾不得理睬，水桶里飘着清香的新鲜井水也不足以令它们分心，在所有牲畜回圈之前、在农场栅栏门上锁之前、在主人们入席吃饭之前，它们什么都不

会去听、什么都不会去看。待一切停当后，牧羊犬们才心满意足地回到自己的窝里，一边舔着饭盆里的浓汤，一边向家里同伴们讲述山上的故事，那是一个很可怕的世界，不但有狼，还有满是露水、高大紫红的洋地黄……



博凯尔^①的公共马车

事情发生在我刚到这儿的那天。我乘坐了一辆博凯尔的公共马车，马车又旧又破，当晚其实也没走多远的路，但是马车却一直在慢慢悠悠、吱吱呀呀地晃荡，硬要摆出一副历尽千山万水的样子。除了车夫以外，车上一共有五名乘客。

首先是一个卡马尔格的守门人，他身材矮胖、毛发旺盛、大圆眼里布满血丝、耳朵上戴着银耳环，总之，浑身上下散发着一股野兽味儿。接着是两个博凯尔人，一个是面包店老板，一个是他的和面师傅，两个人满脸红光、气喘吁吁，长相不错，和古罗马奖章上维特利乌斯大帝的肖像有几分相像。最后，是一个坐在车夫旁边的男人……不，应该说是一顶鸭舌帽，一顶一语不发、只忧郁地盯着路面看的兔皮大鸭舌帽。

车上的乘客相互认识，他们毫无顾忌地大声讲着各自的麻烦事儿。卡马尔格的守门人说他刚从尼姆回来，因为用草叉捅伤了一个羊倌而被预审法官传唤了一趟。卡马尔格人的脾气够粗暴……不过博凯尔人的脾气似乎也好不到哪儿去！真不知道车上的这两位会不会因为童贞圣母问

^① 博凯尔：法国南部加尔省的一处城镇。

题的争吵而去掐断对方的脖子？听其意思，面包店老板所在的堂区很早之前就开始信奉圣母玛利亚了，推崇的是怀抱圣子的圣母像，普罗旺斯当地人管圣母叫作“好妈妈”；而和面师傅则正好相反，是一座新教堂的唱诗班成员，信奉的是无玷始胎圣母，推崇面带微笑、双臂下垂、双手散发出光芒的圣母像。两人的争吵便从这两幅圣母像开始，大家真该瞧瞧这两个天主教徒是如何对待他们的圣母和教内弟兄的：

“挺漂亮的呀，你们的无玷始胎圣母！”



“带着你的‘好妈妈’滚开吧！”

“你们的童贞圣母在巴勒斯坦真没什么可光彩的！”

“呸！你们的好，丑八怪！谁知道她到底做过些什么……还是去问问圣约瑟夫吧！”

自以为身在那不勒斯港的两个人就差动刀子了我保证，如果车夫没有插话进来的话，两个人的神学之争最后就要以兵刃相见结束了。

“能不能让我们和你们的圣母安静会儿啊，”车夫笑着对两个博凯尔人说，“那都是女人们的事儿，男人瞎掺和什么呀。”

车夫脸上挂了丝迟疑的神情，打了声响鞭，似乎在等待大家赞同他的想法。

争论结束了，可面包店老板的话头才刚刚打开而已，急于发泄的他把目光转向了可怜的鸭舌帽，那个坐在角落里一言不发的忧郁男人。面包店老板的脸上挂上了嘲弄的表情：

“嘿，磨刀的，你老婆呢？……她是哪个教区的？”

完全有理由相信，这句话里有着某种引人发笑的言外之意，要不然为什么话音刚落，车上的人就笑成了一片……磨刀人没有笑，像没听见一样。看到这情形，面包店老板又转向我：

“您不知道他老婆吧，先生？那可是个顶有意思的教民！博凯尔再也找不出第二个像她一样的女人了。”

笑声更大了。磨刀人没有动弹，只是低着头小声说：“闭嘴，做面包的！”

但可恶的面包店老板并没有停下的意思，反而变本加厉：

“我的天啊！不过老兄有这么一个媳妇儿也没什么可值得同情的……因为一点都不会烦啊……您想想吧！一个每隔半年就让自己被拐走一次的美人儿，哪次回来还没点新鲜事儿要讲？所以也不吃亏，谁让这两人一样奇怪呢……您能想象吗，先生，这两口子刚结婚没一年，您猜怎么着！女人就跟着一个卖巧克力的跑去西班牙了。

“男人自己在家又是痛哭，又是酗酒……就和疯了一样。可是没

过多久，美人儿就回来了，一身西班牙人打扮，还带回一只系着铃铛的小鼓。乡亲们看见她都劝她：

“赶紧躲起来吧，不然你男人会杀了你的。”

“哎哟，还杀了她呢……人家两口子居然不声不响地和好了，老婆还教老公打那小鼓呢。”

又是一阵哄笑。磨刀人依旧坐在角落里没抬头，只是再一次低声说：“闭嘴吧，做面包的。”

面包店老板根本没在意，继续说道：“先生，您可能会想，那美人儿回来后该安分守己了吧……嗨！才不呢……看老公这么好说话，女人就又萌生了逃跑的念头……继西班牙之后，是一个军官，然后是一个罗纳河上跑船的船员，再然后是一个音乐家，再然后是……谁知道还有谁！值得庆幸的是，每次都会上演同一出喜剧。女人跑了，男人哭了；女人回来了，男人安慰了。人们总是把她从他身边抢走，他又总是失而复得……现在，您可见识到这位丈夫是多么有耐心了吧！不过确实得承认，磨刀家的女人是真真儿的漂亮……像只小红雀，活泼、娇美、身材匀称、皮肤还白，浅褐色的眼睛总是笑眯眯地盯着男人们看。不骗您，我的巴黎朋友，如果您再来博凯尔见到她的话……”

“噢，做面包的，求你闭嘴吧……”可怜的磨刀人再次用令人心碎的声音央求道。

就在这时，马车停了。盎格罗尔农场到了，两个博凯尔人该下车了。我发誓，我一丁点儿都不想挽留他们……这个爱戏弄人的面包店老板！他走进农场院子之后都还能听见那里边的笑声。

乘客们陆续下车，马车里空了许多。卡马尔格的守门人在阿尔勒下车后，车夫也跳下车牵着马走起来……车厢里就剩下我和磨刀人，我们各自守着各自的角落，没有说话。天很热，马车顶棚的皮垫发出一股焦味儿。我感觉眼皮一阵阵地发沉，头也越来越重，但怎么都睡不着，耳朵边一直回响着那句“求你闭嘴吧”，那么轻，那么让人心痛……可怜的磨刀人也一样，一样睡不着。从背后，我看到他宽阔的肩膀在颤